

李爱春的红色爱情

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立超

李爱春是中共琼崖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，也是冯白驹的革命引路人和入党介绍人，大革命时期任中共琼崖地委委员、中国国民党琼山县党部主任委员（书记长）等重要职务。他与妻子孙宝珊的爱情故事尽管短暂，但在特殊年代里显得十分真挚，令人感动。

“三民主义”先生

1926年1月国民革命军平定邓本殷军阀取得胜利，府海地区革命热潮翻滚。5月，按照国民党琼山县党部的要求，琼山县男子第一高等小学增设了一门“三民主义”课程，由于教师缺乏，这门课程由县党部主任委员李爱春教授。在授课过程中，李爱春发现班上有一位奇特的女生——孙宝珊。孙宝珊父亲曾在琼山县县衙任师爷，受过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，参加过同盟会，带头剪掉长辫子，不准女儿缠小脚，在家庭里废除束缚妇女的繁文缛节。

孙宝珊早在1924年就冲破“妇女不许读书”的封建礼法，进入琼山县男子第一高等小学读书。在读书时，她参加声援省港大罢工、反对帝国主义、抵制日货、反对军阀的学生队伍游行示威。这些行动练就了她努力向上、争取妇女解放的思想基础和胆量。孙宝珊在“男一高”读书成绩一直很好，特别是国文作文和书写，文章经常贴墙。

李春爱很快发现她是个思想活跃敏捷、个性解放的女子。当年暑假，李爱春托人说亲，将孙宝珊请到国民党琼山县党部来。由于既是师生关系，又是媒人正经介绍，初次来到县党部办公室的孙宝珊很不好意思，坐在旁边脸转向看后墙。李爱春大方、坦荡地打趣道：“宝珊同志，你害怕什么，我又不是老虎要吃人。”接着他以同志式的关系、平等待人的口气赞扬了她的长短，鼓励她努力学



李爱春烈士墓

习积极参加社会活动，跟上革命的潮流，投身革命斗争。孙宝珊连连点头。李爱春同时表示了对她的爱慕之情。希望互相结合，志同道合投入革命斗争。最后他恳切地说：“我家里很穷，我是个穷光蛋，你嫌不嫌我？”孙宝珊说：“穷怕什么。”他说：“你不怕就好！”就这样，李爱春成为了孙宝珊生活上的挚友、知己和革命带路人。

长辈反对，婚前风波

李爱春和孙宝珊在结婚前，还有一场较大的风波。李爱春出生贫寒，父亲脾气暴躁，爱花钱，有家暴倾向。李爱春每月在县党部领到二十光洋的薪水，总是寄些给母亲，可是都被父亲收去了，母亲一个也拿不到。他心酸地对孙宝珊说：“我母亲的命好苦啊！”

而孙宝珊家庭情况则完全不同，是大户人家出身，虽然父亲早逝，但一直随母亲居住在外祖母家。孙宝珊外祖母思想比较守旧，主张她嫁给海口市“三益”（绸缎铺店）东家的公子。这户人家经济上富有，曾经托媒送来几百光洋、金项链、金镯子、礼金和礼茶。外祖母嫌爱春一贫如洗，很瞧不起，特别反对宝珊嫁给爱春。母亲则为女儿日后生活考虑，劝她不嫁爱春，以免以后吃苦受穷。但是宝珊的弟弟和妹妹熟知李爱春为人真诚，纷纷表示支持。孙宝珊的弟弟甚至表示，如果姐姐嫁不出去，他就不要媳妇。在晚辈的集体坚持下，长辈们不得不表示让步。

他们的婚礼也极为简单。当时流行恋人互换戒指，李爱春特意找人订做了一枚。1926年农历7月15日，他们兴高采烈地互相交换了戒指，结成眷属。婚后孙宝珊在家中挤出一个房间来，临时安个家，但李爱春其实主要住在县党部内，以此为工作和生活据点。李爱春母亲得知儿子结婚后，十分高兴，特意从乡下步行到府城来看望儿媳。爱春的母亲生活贫困，长期贫血，脸又黄又肿。孙宝珊看了十分怜惜，特意去饭店买回两个好菜，让母亲吃顿好的。爱春知道后说：“你心肠好，但不要花这么多钱，她也舍不得吃啊！”爱春母亲走时，宝珊拿出300串钱给她作为盘缠。爱春知道了，十分痛楚地说：“她舍不得花啊！带回去也一定被父亲拿去的。”他深切同情和怜惜母

亲，也溶汇着革命的情怀。他说：“懂得家庭和母亲的困苦，就知道要领导穷人闹革命；懂得母亲的苦命，就知道要支持妇女的解放。”

革命第一，生活第二

李爱春富于革命理想，生活简朴。结婚以后经常穿的是在大学读书时穿的、旧得发了白迹的长衫。冬天连条毛线衣也没有；天冷了才戴上大学里戴的那顶呢布做的、圆形黑布边沿的帽子。结婚时孙宝珊曾叫他穿好点，要给他做件新衣服。他说等到革命成功了才行。就连宝珊家挤出来的那个小房间里的简单家具（1张旧床、1张旧桌子、1把旧椅子）也是孙家原有的。他经常说“革命第一，爱情第二；革命第一，家庭第二，生活第二”。

李爱春当时名义上是国民党琼山县党部的主任委员，实际上是中共琼崖地委委员，是琼山一带中共党组织的实际负责人。在1926年2月到1927年4月的一年多时间里，为了开展府海地区的革命工作，爱春付出了巨大心血。在国共合作高潮时期，琼山县国民党部领导成员中，以爱春为首的左派占优势（党部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）。他的一切领导活动，都在实施着共产党的主张。他默默地、细致地和巧妙地埋头工作，抱着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宽阔的胸怀对待个人的艰苦生活、婚姻和家庭。不愧为当年革命者的楷模。他给别人以力量、信赖和温暖。在李爱春的影响下，孙宝珊的思想日进步，不仅考入了广东省立第六师范，还在学校积极参加各种进步社团。有一天，孙宝珊到县党部找李爱春，要求填表参加国民党组织。可是李爱春拒绝了。他说：“你别忙填这个表，还有一个更进步的团体呢！我会给你填的。”过了几天，李爱春私下向孙宝珊讲述了“CY”“CP”（即共青团、共产党）的基本知识。并说，参加“CY”“CP”可能要被杀头，必须有坚定的信仰才能参加。随后，李爱春秘密发展孙宝珊加入了共青团组织。

1926年底，琼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逆流，国民党右派分子不断制造事端，干扰县党部的工作。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县党部安插特务，时刻监视李爱

春的行动。琼山县县长何春帆对县党部的监督阳奉阴违，四处造谣，故意克扣县党部的工作经费。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李爱春领导、组织举办了琼山县平民夜校。学员不用交学费。发动了府城地区的贫苦工人、居民来学习。学习内容是学文化课（扫盲）、传播革命道理，从而唤起民众革命觉悟。夜校发给他们课本、讲义。这个夜校虽然以“六师”名义举办，但实际是用共产党的经费来维持。李爱春当时经常在夜校讲课、作报告，宝珊晚上经常陪伴他到深夜。外祖母经常责怪宝珊不守妇道，担心她在外面乱来。但听说李爱春也在，也就不敢干涉了。

1927年1月，李爱春在广州参加党组织的会议，回来后他抱歉地对宝珊说：“宝珊，我没有钱，没有给你买些东西回来。我很长时间积的钱这次兴头上做了一套西装。我穿着西装照了相。”爱春兴奋地拿出照片给宝珊看，这件西服也是李爱春结婚后唯一添置的新衣服。

严守机密 舍身赴义

琼崖地区大革命形势的发展，引起了广东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恐慌，广州四一五政变发生后，驻琼崖的国民革命军33团也磨刀霍霍，随时准备公开背叛革命。1927年3月，为了避免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监视，李爱春正式搬到了孙宝珊家，并亲自介绍她加入了共产党。

4月22日凌晨，琼崖四二二事变爆发，当天凌晨国民党军队在全琼开展“清党”，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。白色恐怖从府海地区开始，很快笼罩了全岛。一大帮军警当晚闯入了孙宝珊家，强行将李爱春带走，连衣服鞋子也不准换。天亮后，孙宝珊去琼崖警备司令部看望爱春，一同和爱春被捕的有陈安国、陈国良和海口市总工会党支部书记林平。但是大家都比较乐观，对宝珊说：“不要紧，过几天就会放出来的，无非是关几天。”唯有爱春愁眉不展，他机警地掏出一把钥匙给宝珊，郑重地叫宝珊马上送到县党部交给看门人，立即打开自己的皮箱，烧掉党内文件、资料。他担心宝珊分不清哪些是党内文件、资料，特意嘱咐必须把皮箱内的东西全部烧掉。当他把钥匙交予她时，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两双眼睛在暗示：保住党的秘密，就是保住党的生命。松手告别时，他露出满意的笑容，目送妻子背影在逐渐消逝。一对红色恋人就此分别，再也没有见面。

5月，敌人在严刑拷打之下无法从李爱春口中得到半点情报，终于在一个晚上将李爱春秘密押到五公祠后的米铺村，用绳子将他活活勒死。孙宝珊假扮新娘逃离海口，1928年1月去上海重新找到党组织继续从事革命工作。1982年，孙宝珊在接受琼山县党史办人员采访时，动情的回忆了李爱春和她相处的短暂岁月，并说：“爱春对党多么忠贞，死不认供，又多么巧妙地为党工作着，使敌人得不到半点便宜！”她最为难过的是，在夜晚偷偷埋葬爱春时，不曾为他洗去血痕，也没有为他更换衣服，坟头也只是用砖头简单做了标记，以至于多年以后找不到准确的位置。周

